

词义的认知模式与词义的性质及构成

二二 兼谈成语的性质

施春宏

提 要: 本文以“浮出水面”、“找不着北”这两则准成语为例,试建立词义的特定认知模式并对其语义结构成分的层次进行分析。利用语义认知模式的观念从词语的运用机制和理解策略的角度来分析词义的性质与构成。最后讨论了成语的性质,指出作为语言学概念的成语应作为原型范畴来认识。

关键词: 词义 认知模式 性质 语义结构 原型

本文借助两个具体例证从动态的和层次的角度对词语的语义结构及其成分进行分析,考察词义演变的轨迹,试图观察语义在什么地方容易发生游移,以及其中牵涉的词语运用机制和语义理解策略问题。同时,我们在探讨这两个近年来出现的四字语的语义变化过程中认识成语的性质,并涉及辞书的收词和释义问题。

一、浮出海面/浮出水面

“浮出海面”这个词语开始是实指性用法,指海面之下的东西(如冰山、海岛及其他水下之物)浮起升到海面上来,为人看见。后来语境逐渐由实而虚,通过隐喻(metaphor)关系,语义逐渐由具体而虚化为抽象。如:

(这个独裁政权)与美国达成了秘密协定,允许美国核潜艇潜过印度尼西亚的水域而不浮出海面,以躲避苏联卫星的追踪。(郭方译《“奇迹”背后的幽灵(下)》,《读书》1998年第9期65页)

随着时光的流转,激情在消退,一些烦心的问题开始像冰山一样浮

出海面。(李华周《呼机的尴尬》,《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5日第17版)

今日船队打捞远古文明 千年文物浮出海面(标题,《北京青年报》1999年3月26日第3版)

在中国知识界有这样看法的人并非少数,他们和坚持批评“西方中心主义”,要求在知识——权力关系中检讨迄今为止所有知识和理论的人形成了相当尖锐的潜在分歧和争论。那么,为什么不让这种争论浮出海面呢?(李陀《让争论浮出海面》,《读书》1997年第12期59页)

(1) 例基本上是实指;(2) 例作了喻体,但仍处于实指关系中;(3) 例则既有实指的含义,又有隐喻的意味,虚实兼备;(4) 例完全是抽象的词语义了,简洁而鲜明。

由“海面”而至“水面”是很自然的过渡,现在“浮出水面”的使用频率较高。在笔者随手记录的105例中,“浮出海面”有21例,“浮出水面”有84例,分别占20%和80%。这样这个词语有了两种形式,在语义上没有什么差别,基本上可以替换使用。

我们可以将“浮出水(海)面”的语义结构分析成这样一些组合因素:特定状态:(1) 有某物存在(某物在词语字面上缺省);(2) 有水面存在;关系:(3) 某物存在于水面之下;以致:(4) 某物被遮蔽;这样:(5) 某物没有被人发现;动因:(6) 某物从遮蔽物下升出来;结果:(7) 某物被人发现或认识。这是一个动态的语义显现和认知过程。这些因素合起来组成一个特定的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将“浮出水(海)面”的语义结构作出这样的分析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词义的发展脉络,因为语义的演变从根本上说就是特定认知模式通过隐喻的方式转换。这里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6),是语义认知模式中的核心因素,在语义演化中相对稳定,它与其他因素收拢结合在一起,共同描述某事物出现、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这里最容易发生隐喻迁移的就是遮蔽物“水面”(及字面所缺省的水下之物),当“水面”可以用其他能够遮蔽的东西置换时,整个词语的意义就发生了初步的变化。遮蔽物可以是具体的(如“水

面”），也可以是抽象的，而抽象的遮蔽物进一步演变就虚化了，以致失去了遮蔽的作用，仅仅表示由未知到已知的变化状态。这就实现了意义的根本发展。然而它的特定认知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语义的变化是语义结构各因素间关系的协同运动造成的。这样“浮出水(海)面”就具有了显现出来、面世、展示这样的一些意义。如：

我们不知道退隐以后的杨澜能否再次浮出水面，但我相信，不会让您等待很久的。（王宇红《杨澜：人生是一场问答》，《语文建设》2000年第4期封四）

由中国海洋学会编纂、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海洋》丛书即将“浮出海面”。（《走向海洋》丛书浮出海面，《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7日第1版）

奥迪 A6 价格浮出海面（标题，《北京青年报》1999年12月27日第20版）

遗产税即将浮出水面的消息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黄巧《遗产税与罗宾汉》，《青年参考》2000年1月20日第6版）

人、丛书、价格、法规都可以浮出水面。凡是以前没有出现而后来出现的、以前不为人所知而后来为人所知的、以前没有感觉到而后来感觉到的都可以“浮出水面”。由于标题在新词语显现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因而“浮出水(海)面”用于标题中特别常见，由此推动了其用法的迅速扩散。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新概念层出不穷，使“浮出水(海)面”大行其道。更值得注意的是，“浮出水(海)面”已经有了仿拟形式。如《中华读书报》2001年2月28日第6版有一则标题《孤篇自荐 浮出网面》。而一个词语若有了自由的仿拟形式，其原词语在语义和形式上的凝定性就更强了。

二、找不着北/找不到北

这个新词语语义演化的轨迹更加清晰。如下面例子，前例比较具体，后例抽象：

这幢巨型大楼每一层外表互相雷同，有如巨大的迷宫，100多年前，帝国

议院议员就常因此而“找不着北”。(《新国会大厦,让你找得着北》,《北京青年报》1999年7月13日第11版)

这一角色的转换过程,不容易很快完成,因此文人自然会产生失落感,不知如何认定自己的位置,多少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陆昕《文人心态》,《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29日第2版)

3年执掌国家队帅印的风风雨雨,已令原本沉稳干练的戚务生找不着北。(禾火子《戚务生“翻身道情”》,《北京青年报》1998年8月8日第6版)

“找不着北”和“找不到北”的不同形有方言的差异。现在“找不着北”较为常见,在笔者随手记录的44例中,它占37例,而“找不到北”只有7例。有时两者同现一个语境中,如《北京晚报》1999年5月1日第12版标题《北约车队找不着北》,正文中用“找不到北”。

我们可以将“找不着(到)北”的语义结构分析成这样一些组合因素:状态:(1)有某个人存在(这在“找不着[到]北”的字面上是隐含的);(2)有某个位置存在;关系:(3)这一位置是某个方向;(4)这一方向是北;动因:(5)某人找某个位置;结果:(6)某人不知北在哪个方向。这些因素也组成一个特定的认知模式,语义的变化也是在这个特定模式中转换。它的核心因素是(5),而最容易扩散迁移的是(4)。与上文的“浮出水(海)面”的语义描写相比照,可以发现对一个词语的语义显现和认知的动态过程的描述基本上是相近的,只是在具体构成要素的数量和性质上有所调整。这里,“北”指一个具体的方向,一旦不需要具体指明所找的方向时,“北”就可泛指任何方向。泛化也是一种隐喻方式。当找方向这一行为脱离具体语境进一步抽象化后,“找不着(到)北”就会从抽象意义的寻找不到位置、方向、前途,进一步泛化为不知所以、不明其里、无法应对、模糊不清之类的语义,再进一步,趋势、感觉、态度、理想之类都可以寻找方向了,甚至还可以指忘乎所以。如下例简直可以用“忘乎所以”替换,只不过更形象化:

如此看来,中国队胜面极大。结果却是瑞典老将乐得找不着北。不仅拿走了斯韦思林杯,老瓦还结束了对刘国梁 6 连败的历史。(耿振淞、肖生《明天谁和中国玩乒乓》,《北京青年报》2000 年 2 月 28 日第 26 版)这样,“找不着(到)北”就可以完全脱离原初语境的影响而出现了。它也经常出现在标题中。

有“找不着北”的,就有“找得着北”的。无论找着找不着,毕竟都是“找北”,如《北京青年报》2000 年 3 月 2 日第 7 版标题“再扮都市青年,王志文急着找北 演绎金融危机,万梓良忙着赚钱”。还有“摸不着北”的,如《报刊文摘》1999 年 9 月 23 日第 3 版《科学家和企业家谁来掌舵高科技企业》:80 年代初,当十几个刚“下海”创办“联想”的书生还“摸不着北”时,“联想”总裁柳传志三顾茅庐,请出了倪光南,以技术立公司。这些仿用、变用、化用形式更显示了“找不着北”语义上的凝定简洁和语用上的鲜活生动。

三、关于词义的构成与性质

从上文对“浮出水面”和“找不着北”的语义结构描写可以看出,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一个有若干组合因素构成的特定认知模式。如果将某个词语的整个词义构成看成一个复合命题(*preposition*)的话,我们便可以通过语义提取的方式将这个命题分解为几个结构简单的子命题(*sub-preposition*)。上文对两则词语语义的描写正是这样进行的。这样将笼统的词义分化为一个个更小的、所指更明确的、相互关联的语义单位,从而能通过描写它们的关系而看到语义的组合方式和变化途径。而且这种分析实际还蕴涵着对现有使用语境的刻画,同时对可能出现的语境有一定的预见性。

通过上文对核心因素和非核心因素的比较发现,有的语义组合因素不容易变化,在词义结构中起核心作用,有的语义组合因素比较容易变化,预示着词义变化的方向。这种认知模式分析的一个目的就是尽可能预示词义变化的方向和内容。上文对“浮出水面”和“找不着北”语义结构组合因素及其认知模式的分析正是从

这方面进行的探讨。我们正想通过这种语义分析来研究词语语义变动发展的过程,描绘其演变轨迹,使我们对词语的动态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由于语义结构的各个组合因素在语义变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运动的方式、发展的方向有差异,这也使我们对语义关系、语义网络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凡事(当然包括所有词语)都有一个由新颖到稳定的演化过程,其间伴随着许多变化和协调,观察、描写、解释这种过程会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语言运用的本质。

再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子命题进行分析,这便是语义构成成分的分析了。通过对不同的主语和谓词进行归纳分类,可以得到有层次的语义成分类型。笔者曾在《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一文中将名词的语义结构成分分析为两大类:关涉性语义成分和描述性语义成分。关涉性语义成分指类属(领属)、构造、工具、材料、对象、时间、空间(方所)、数量等,主要用作广义的指称;描述性语义成分指属性、特征、关系、功能、动程、特定表现等,包含描写和陈述。这是对语义结构不同成分的性质和地位、作用从较高层面上所作的划分。这种语义结构成分分析是在上面的语义命题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完全可以推广到对动词词义结构和形容词词义结构的分析中去,建立一个一个特定的认知模式和确定该模式中不同成分的语义地位。关涉性成分容易发生迁移,迁移是特定模式中关涉成分的置换;而描述性成分相对比较稳定,主要是随关涉性成分的变化而发生调适性改变。如“浮出海面”中的“海面”及这个词语语义潜在关涉的冰山、海岛等是关涉性语义成分,而“浮出”是描述性成分;“找不着北”中的“北”是关涉性成分,“找(不)着”是描述性成分。在仿词过程中,关涉性成分仿拟、置换的自然和便捷都超过描述性成分。有时使用者会在关涉性成分上加上引号,也说明在此发生了迁移。如:

国家队无论如何也瞧不上对手,无论如何也打不起精神,无论如何

也放不下架子,因此也就无论如何找不着“北”。(黄健翔《就这样被你征服》《北京青年报》2000年6月16日第2版)

语言运用的状况必然体现一种潜在的生成和变化机制。由于关涉性成分往往属于不同的物类,因此这种迁移常被看成不同物类之间的隐喻。从根本上说,语义的引申就是一种隐喻关系,或隐或显的隐喻正是语用机制在起作用。

由于词语语义的演变是在特定认知模式中的关涉性成分和描述性成分之间调节的,人们对语义的理解实际上也是一个调节关涉性成分和描述性成分的过程,在潜意识和有意识中对语义构成成分的结构和性质进行分析。

基于上面的考虑,我们认为,有些词语即便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仍鲜明地体现了常用词语的性质,而且其凝定的途径很明确,凝定过程比较短暂,那么,即便规范型的词典(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将词典分为规范型的和描写型的)也应收释。而且,在释义上应能很清楚地反映特定的认知模式及其语义构成和特点,反映词义的生长点 and 理解运用的突破口,体现词义认知的动态逻辑。

四、关于成语的性质

与“浮出水面”、“找不着北”相类似的还有“尘埃落定”、“一头雾水”、“烫手山芋”、“帽子戏法”、“做蛋糕”等。当然,它们的特定认知模式有差异,如“尘埃落定”、“做蛋糕”与“浮出水面”、“找不着北”相近似,而“一头雾水”、“烫手山芋”、“帽子戏法”相近似,可以分别将它们的语义认知模式和语义动程描写出来。通过对它们语义内涵的描写,可以进而探讨它们所属语类的性质,以加深对语义内涵的理解。我们对具体语类的认识也是建立一个一个认知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它的性质及与其他语类之间的关系。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些词语的特点与成语基本相同,因此可以看成“新”成语、准成语。这样便以“成语”的内涵为例作出说明。将这些词语看作准成语,是基于我们对成语的分析和认识。《现代汉语

词典》是这样解释“成语”的内涵的：

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如‘小题大做’、‘后来居上’等。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

这一解释基本反映了当前对成语内涵及性质的认识。作为一个词汇学概念，“成语”一直是作为一个特征范畴(feature-based category)来理解的，它是由这样一些特征构成的集合(set)：(1) 词组或短句；(2) 定型的；(3) 语义简洁精辟的；(4) 长期以来习用的。另外还有两条通常情况下应具备的可选特征：(5) 有出处的；(6) 四字组成的。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些特征才算成语。然而，翻开任何一本成语词典，用这些特征来逐个对照，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的“准”成语。这就告诉我们，从本质上说，作为一个语言学范畴，成语更应该被理解成原型范畴(prototype-based category)而不是特征范畴；若将成语的概念看作一个原型范畴则更容易揭示问题的实质，认清成语的性质。

所谓原型，指的是一个词语外延义所指的典型成员，以与那些不典型的成员既相区别又相关联。这种原型是由一些充分必要条件决定的，如典型成语必须包含上面分析的六个方面的特征，每个特征都是典型成语的必要条件，合在一起组成的特征束(cluster)构成一个典型成语的充分条件，即作为原型的成语范畴是靠这样一组充分必要特征来下定义的。完全具备这样一些特征的是成语的原型，即典型的成语，不完全具备这样一些特征的是较典型的成语、不典型的成语。如“胸有成竹”、“守株待兔”、“明日黄花”都是成语范畴中的原型。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更加辩证地看待成语的性质以及各别多字语发展到成语的过程。

另一方面，典型成语的各个内部特征在构成典型性范畴中并不是地位平等的，存在层次差异，有核心特征和较外围的、外围的特征

之别。若将这些特征分层次的话,(3)是核心特征,是一个词组或短语能否成为成语的首要条件,(2)、(1)其次。具备了(3)与(2)、(1)这两个层次,就可以看成准成语了,否则就不能看作成语了。(4)再次,(5)、(6)又次。我们这里讨论的几则词语,具备成语的最基本的特征(3)与(2)、(1),同时也具有辅助性特征(6),只是不具备特征(4)、(5)。关于(4),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但人们常指《红楼梦》以前的;关于(5),对不少成语而言,是比较模糊的。如果特别强调(4)、(5),则可以将符合其他特征而缺少这些特征的准成语叫俗成语。这样,具体到每个成语,这些特征的数量便有多有少。从这里的分析看出,一个成语的发展可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从不典型向典型发展,只有具备了(3)这个特征才算过程的完成。正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语义发生了变化和调整。上面分析的“浮出水面”、“找不着北”正是如此。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四字格”之类来指称这些准成语,但总觉得有些隔阂。研究新词新语对认识“新”成语是有启发性的。成语是进入到一般词汇中了的,我们认为这些“新”成语虽然“词龄”短一些,但也进入到一般词汇中了。

其实,无论是将它们看成准成语、俗成语,还是普通词语,都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各个范畴的性质以及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各个范畴特征的性质和地位的探讨,有利于认识词语及其意义的性质与关系,有利于认识各别词语的自身特征与变化的可能途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作进一步发挥,将词语的本来意义作为一个原型,这样词义也是一个原型概念,也是由一些特征构成的。词语释义从本来意义上说就是原型释义。我们可以以此来探讨词义的演变。这是原型观念在词义分析中所作的必然引申。

(北京大学 30 楼 313 室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叶玉秀)